

東北故事集

The
Stories
of
Northeast
China

遲子建 著

目 錄

喝湯的聲音	001
白釉黑花罐與碑橋	031
碾壓甲骨的車輪	101
後記：誰鼓舞了我	205

喝湯的聲音

只要你到了黑龍江流域沿岸的地方，走進館子，聽到呼嚕呼嚕的喝湯聲，說明你可能遇見哈喇泊了。

她跟我說的這個小鎮在烏蘇里江下游，叫萬吉鎮，所住人家多是打魚的和養奶牛的。我說只知道有個抓吉鎮，萬吉鎮在哪兒？

「萬吉鎮當然在萬吉鎮吶，就像你的屁股一準兒在你胯骨下，不能跑到你脖子上一樣。」揶揄我的是個四十上下的女人，自稱烏蘇里江擺渡人，她長臉，高顴骨，中分直髮，穿一條絳紫色麻布長袍，戴一串木珠項鍊，臉很黑，一雙狹長的眼睛深藏着磷火似的，幽光閃爍。

她甚麼時候進的江鮮小館我不知道，因為我壓根兒沒聽見腳步聲，她就飄落在我對面的長凳上了。她彷彿老相識，跟我眨眨眼，挑剔我不會點魚，說這時令不該點馬哈魚，名氣雖大，卻不是新出水的，倒不如雅羅和船丁子新鮮好吃。她說話時喉嚨像塞着團棉花，啞腔啞調的。

我是陪領導來饒河工作調研的，下午去過小南山遺址考古挖掘現場，三天的工作日程也就結束了。沿着微雨後濕滑的土路下山時，我望見山水墨畫般的廣闊濕地上，有兩隻白鶴翩翩起

舞，大秀恩愛，這動人的情景令我想起麥小芽，她離開我十二年了，雖然四年前我再婚了，現任妻子賢德淑惠，待我不錯，但在我成功或是悲哀時刻，特別想與人分享喜悅或傾訴苦悶時，心底呼喚的名字還是麥小芽。她是個歷史學者，在一次田野調查中，遭遇特大山洪，被波濤捲走，從此後我見着所有的江河，都委屈萬分，覺得它們辜負了我的愛情。我太想在烏蘇里江畔獨享一個黃昏，喝上一頓酒，隔着遙遠的時空，和麥小芽說說悄悄話了，所以下山後我跟領導謊稱自己有個姑媽在饒河，多年不見，想去探望一下老人家，晚飯就不隨團吃了。領導再有半個月就退休了，饒河是他任內最後的公差，一向傲慢和冷漠的他，驟然變得開明而親民，他微笑着說你去吧，給你姑媽帶好，晚上早點回來，明天咱們就回哈爾濱了！

從小南山下來，我像出籠的鳥脫離團隊，奔向烏蘇里江畔，擇了片柔軟的沙灘坐下，迫不及待地摘下口罩，讓江風親撫我的臉，望着這條波光粼粼的向北流去的江，邊曬太陽邊抽煙。

初秋的陽光像一束束豐收的麥穗，有股說不出的芬芳，讓人有收割的慾望。我給麥小芽點了一根煙，放在鵝卵石上，淡藍的煙霧雲圖一樣鋪展開來，彷彿她真的吸了。麥小芽嗜煙如命，我們在一起最愜意的時光，是晚飯後對坐着，沏一壺熱騰騰的茶，吞雲吐霧地神聊。人們都說吸煙傷肺子，但麥小芽說肺子經由煙熏，這塊鮮肉就變成了臘肉，臘肉比鮮肉耐儲，所以她認定吸煙能鑄就鐵肺，百毒不侵。我們偶爾吵架了，所道歉的方式，就是

給對方點上一根煙，悄悄說聲：「咱熏臘肉吧。」這比獻上玫瑰和熱吻管用，矛盾隨之煙消雲散了。

天色由明媚變得暗淡，我默默和麥小芽「熏臘肉」至黃昏，留下兩堆煙蒂，一堆是我的，一堆是她的。我取一顆麥小芽的煙蒂，多想發現她濕漉漉的唾液啊，可是沒有，煙蒂焦乾，像一堆冰冷的子彈殼，彷彿告訴我它們來自死神的世界。我把兩堆煙蒂合在一起，沒捨得扔進垃圾桶，而是揣進褲兜，去江畔尋吃魚的地方。

那條街上裝飾華麗的江鮮大酒樓有好幾家，而我慣於鑽的是小館子。除卻價格便宜，經驗告訴我，小館子不宰客，食材好，灶火旺，掌勺的師傅個個身懷絕技，能做出令人驚豔的菜餚。而且小館子客人常來常往，熱絡，活泛，可以不拘小節地高聲談笑，縱酒，吸煙，甚至放屁。還有一點，這樣的館子一般望得見後廚，你相中哪棵蔥哪頭蒜為你的菜打江山，可指點它們上陣，店主一定會遂你心願。

從食街主幹路岔過去，有一條綠意蔥蘢的玉簪似的斜街，我選的這家原木打造的小館，就像一顆琥珀，綴在斜街盡頭。受「新冠肺炎」疫情影響，食街客人不多，店舖多半冷清，但我進去時，他家卻很熱鬧。有兩個男人喝得半醉了，正在划拳鬥嘴，一個咕嚕：「倆好呀——你丫的。」一個叫囂：「五魁首呀——你大爺的！」小館擺的桌子有圓有方，但供客人坐的都是長凳。隨客人入店的口罩，像誤入籠中的一群鳥兒，有的病懨懨地癱在桌角，

有的軟塌塌地掛在客人的一隻耳朵上。更多的人把口罩當袖標，戴在胳膊肘上，所以他們舉杯時，五顏六色的口罩有點鳥兒掙脫樊籠的意味，向上衝去。我擇了西北角的一個空位坐下，點了軟煎馬哈魚、黑斑狗魚燉茄子和椒鹽江蝦，還有一斤燒酒。其實我知道這時節的馬哈魚來自冷凍箱，不在盛時，但因這是麥小芽愛吃的，所以首要點的是牠。

店主是個年紀輕輕的斷腿男人，面貌俊朗，穿白色 T 恤，他搖着輪椅，自如地穿行於餐桌過道，端酒續茶。我進門時，他駕着輪椅從北側飛快迎到門口，招呼道：「兄弟您請——」然後奔向收銀台，那裏擺着一紫一白兩個玻璃酒罐，紫的是山葡萄酒，白的是土豆燒酒，店主說這是他們自釀的。他說所有的來客進門都可免費喝一盅，男的通常喝土豆燒酒，女的喝山葡萄酒。我說我兩個人，所以兩種都喝。店主打開白色酒罐的龍頭，先接了一盅土豆燒酒給我，看着我喝下，然後又接了一盅紫色的山葡萄酒，擺在收銀台上，說等我約的人到了，就端給她喝。我說她已跟我一起進來了，拈起那盅酒，一飲而盡。店主狐疑地看着我，半晌沒說出話來。

我坐下後才明白，這青灰的水泥地面、矮矮的收銀台和看得見灶房的落地窗，是為了店主的輪椅而特別設計的。

店主見我點了三道菜，提醒我說他家的菜碼大，一個人吃的話，一道黑斑狗魚燉茄子就能把人撐得半死，可以減一個菜，如今掙錢不易，省點兒是點兒。我謝過他的好意，說是喝了兩種酒，

菜也自然是俩人吃，請他上兩套餐具。店主大約領會我的用意了，他不再猶豫，對着灶房的師傅發出號令：「同羅走菜嘍！」

一開始我以為掌勺的師傅叫「同羅」，低頭一看餐桌上立着個扇形桌牌，上面是黑地金字的「同羅」，才知這是桌名。再看鄰近的幾張桌，是「鰲花」「哲羅」和「柳根子」，便恍然明白這家店的桌牌，是以「三花五羅十八子」中的魚類品種來命名的。

我把另套碗筷杯盞擺在對面，先給麥小芽倒了一盅酒，然後給自己的也滿上，和她碰了一盅，之後又自己連乾兩盅。菜陸續上來了，天也黑了，客人漸多，店主的輪椅忽而在東，忽而向西，忙得不亦樂乎。我不顧左右，傾情給麥小芽夾菜，跟她說話。我說饒河小南山出土的玉器，距今約九千年，精美極了。玉就是玉啊，可以碎，但不會化為塵土。可是你呢，怎麼就化成了煙啊。

我就是說完這句話，穿絳紫色麻布長袍的女人飄然而至的。她一來，我和麥小芽的對話就中斷了。

這個女人氣質不凡，酒量不凡，捏起酒盅，自斟自飲，連乾三盅，面不改色。我一看先前叫的燒酒快見底了，嚷着添酒。店主先是勸阻我，說兄弟咱喝得差不多就行了，酒大傷身啊。我說我花錢喝酒，圖的是痛快，你不想讓我高興嗎？再說你沒見多了個客人嗎，讓對面女人覺得我請不起酒，豈不是沒面子？店主連聲苦笑，隔了一會兒，遞上一壺酒，拍了拍我的背，叮囑道：「悠着點兒啊。」

女人喝了酒後神情愉悅，說要賣個故事給我。我說怎知我

需要故事？她詭秘一笑，說她一進來，就看出我是個缺故事的傢伙了。我問一個故事多少錢？她說好的故事是無價之寶，千金難買；爛故事是垃圾，臭不可聞。如果我能聽完她講的故事，說明它有價值，她要求不高，抵得上這桌酒菜就行。我說你意思自己不是白吃我的？她有點惱怒，教訓我永遠不要當着女人的面說她白吃。

她開始講故事，說故事的主人公叫孟平貴，不過烏蘇里江一帶的人都習慣叫他的小名「哈喇泊」，這是他祖母給起的。

哈喇泊出生在萬吉鎮，這地方依山傍水，風景優美，對岸是蘇聯的一個小鎮。哈喇泊的祖父是善於騎射的蒙古人，祖母是以漁獵見長的赫哲人，所以哈喇泊的父親，是蒙古族和赫哲族的後人。

哈喇泊身高體闊，膀大腰圓，氣壯如牛，圓臉上生着淺淺的絡腮鬍，蒜頭鼻子，敦厚的嘴唇，漆黑的一字眉下，是一雙和善而明亮的眼睛。他外形不乏男子氣概，可身上卻有一點缺彩，就是牙齒。怎麼說呢，不僅是他，哈喇泊的血親，他的祖母和父親，沒一個好牙齒的，都是滿嘴的殘垣斷壁。

我說：「可能萬吉鎮的水有問題吧，比如含氟少，牙齒就容易變成核桃酥。」

女人撇了一下嘴，吃了一塊黑斑狗魚，又飲了一盅酒，說：「哈喇泊的牙齒要是跟水有關的話，我這故事還能賣得出去嗎？」她警告我少插言，講故事最怕打岔了。

女人說哈喇泊的牙齒隨他父親，而他父親的牙齒又隨他祖母。

哈喇泊的祖上是大黑河屯人，也就是海蘭泡。過去那裏叫孟家屯，是當時黑龍江將軍管轄區域，可歎它如今不是咱們的地界了。哈喇泊的祖父是個蒙古商人，做皮毛生意的，總來大黑河屯交易，認識了哈喇泊的祖母，一個樸實能幹的赫哲女人，她做的魚皮衣，在大黑河屯很出名。說是穿着她的魚皮衣下江捕魚，防風防雨不說，魚兒還愛入網上鉤，所以哈喇泊的祖母吸引了不少男人的目光。

哈喇泊的祖父祖母成親於 1897 年冬天，轉年他們有了一個女兒。他們在大黑河屯經營兩家貨棧，日子過得紅紅火火。1900 年初春，哈喇泊的祖母又懷孕了，這時哈喇泊的祖父要開一家火磨舖加工小麥，正忙着購進機器，裝點舖面，所以提早就給未出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「火磨」。然而到了七月，沙俄藉口義和團運動在東北蔓延，危及邊境，逮捕了許多世居於此的華人。而在太陽最燦爛的時日，火磨舖開張僅一週，喜氣未散，大黑河屯華人的房子和店舖，突遭俄兵洗劫。無論婦孺，都被驅趕到黑龍江邊。

人們被刀斧威逼出來的一瞬，忙着不同的活兒，所以臨時帶走的東西千奇百怪，有拿着煙袋鍋的、擀麵杖的、笊帚的、筷子的、茶碗的、針線的、算盤的、酒壺的、肥皂的、鏟子的、梭子的、書籍的、紙幣的、馬鞭的、杆子的，可見當時他們正抽着煙、擀着麵、掃着地、吃着飯、喝着茶、縫着衣、算着賬、飲着酒、洗着衣、炒着菜、補着網、讀着書、點着錢、趕着馬、燒着柴。

最滑稽的，是有人當時正蹲茅坑，慌張中握着揩腓的草紙，一臉沒排泄痛快的苦楚。而有的人正擦拭油燈，想着明晃晃的太陽下出了這等事，此去黑暗，大白天的舉着油燈上路。

被驅趕到江邊的華人，沒有不回頭的，他們遙望自家房屋還在不在，離散的親人在哪兒，心愛的馬和狗又在何方。而先前還一片祥和的大黑河屯，濃煙滾滾，火光衝天。俄兵用武器將人們往江裏趕，那些不會水的只要反抗，刀斧便會襲來。人群中血肉飛濺，哭聲震天，倒下的人越來越多，沙灘的鵝卵石被鮮血染紅了，像一隻隻憤怒的眼。

哈喇泊的祖父抱着兩歲的女兒，她手裏攥着一顆糖球，驚恐讓她手心發熱和出汗，糖漸漸化了，她的手代替她的嘴，吃了最後的糖。祖母則拿着一把碎布條，她正打襪襠，預備給腹中的孩子做鞋子。一個俄兵用長刀挾持哈喇泊的祖父，喝令他滾回江對岸去，可這個能縱馬馳騁的蒙古漢子不會游泳，粗通俄語的他跟俄兵說他怕水，懷抱的孩子更怕水，還有他的女人懷着孩子，他願意把新開的火磨舖送給俄兵，他收購來的小麥都是最好的，能磨出上好的麵，無論養家還是給軍隊補充給養都沒的說。豈不知他的火磨舖正在燃燒，雇來的看管舖子的兩個夥計已死在俄兵的斧頭下了。哈喇泊的祖母多年以後回憶起那個令她肝腸寸斷的日子，依然會緊咬牙齒，雖說其後她嘴裏只剩兩顆糟爛的後槽牙了。

沒等哈喇泊的祖父說完乞求的話，一個騎兵揮舞一柄長刀，削枝丫似的，先把他懷中的女孩攔腰斬落，接着朝向哈喇泊的祖

父。哈喇泊的祖父見女兒死在刀下，咆哮着反撲。他熟悉馬的特性，飛身絆馬，將騎兵摔落，奪刀砍向他。俄兵躲閃着，他沒擊中他脖頸，只廢掉他一條胳膊。哈喇泊祖父的第二刀還沒出手，被一個手持莫辛步槍的俄兵，迎面射殺。哈喇泊的祖母說，這種槍大黑河屯的華人都叫它「水連珠」，因為槍聲清脆得像山泉流過。哈喇泊的祖父被水連珠擊中的一瞬，高呼：「快游過哈拉穆河——」這是他無力保護身後心愛的女人，對她發出的最後呼喚。

哈拉穆河，是哈喇泊祖父對這條江的稱呼，他知道他的女人是可以搏擊激流的魚，因為赫哲人無論男女，沒有不會水的。

哈喇泊的祖母帶着四個月的身孕，縱身跳入黑龍江，奮力游向對岸。江水失卻了往日的安詳，在江流中沉浮的，是屍首和奄奄一息的人，江面漂浮着鞋子、襪子、帽子、衣裳、腰帶、圍巾、煙袋、算盤、木棍、草紙、包袱皮等等。屍首隨着波濤一起一伏的樣子，好像人們還活着。

要說這條江在大黑河屯與對岸的距離，不過千米，可黑龍江即便在盛夏，江水也冰冷刺骨，加之水流湍急，每年總有人喪命於此。哈喇泊的祖母游到江中心時，體力不支，找不到漂浮的倒木作為支撐歇息，恰好一具浮屍漂過身邊，是個光着膀子面朝下的壯年男屍，哈喇泊的祖母一把抱住他的腰，叫着已死在岸邊的自己男人的名字，大口大口喘息着，待體力恢復一些，她鬆開那冰冷的男人，說大哥你好走吧，繼續朝對岸游去。

一連三天，被趕到江岸的人，數千人斃命，倖存者極少。一

條沒有船停泊的江，對於要渡河的人來說，無疑是流動的地獄。但哈喇泊的祖母是幸運者，她不僅活下來了，還保住了腹中胎兒，漂泊了幾個月後，年底在萬吉鎮落腳，生下哈喇泊的父親，也就是火磨。

女人講到此，探詢地看了看我，彷彿在問我，這故事聽得下去嗎？我哪敢再插言，只是奉上一盅酒。她接過酒，灑在地上，我想她在祭奠故事中的罹難者吧。

女人微微咳嗽一聲，接着講故事。

哈喇泊的祖母上岸後，發現自己的牙齒多半化為烏有，好像那些牙齒是隱藏的煙花，瞬間燃爆了，而還留在牙床上的，也都是風中敗柳，搖搖欲墜。有人說她是因仇恨咬碎了牙，也有人說她當時游不動了，不咬碎牙齒，逼出身上最後的力氣，早就餵江魚了。

火磨五六歲時，就聽母親講父親的故事，說到他被水連珠擊中的時候，火磨會把牙齒咬得「嘎吱嘎吱」響。他出生後本來有一口漂亮的白牙的，到換牙時，多半的牙被他嚼碎了。而新長出的牙齒，在他重溫父親故事的成長歷程中，也多半粉身碎骨，所以他二十多歲時，已是遠近聞名的沒牙的男人。

因為牙齒不好，哈喇泊家族，不吃硬的東西。他們不喜單純的米粥，嫌沒滋味，更愛湯羹，所以但凡米類和穀物入鍋，都是和雞鴨魚肉一同熬製。刺少的狗魚，是灶上的主角。費牙齒的牛肉鵝肉，都得剔骨，取其軟嫩的部位食用，所以在萬吉鎮，狗們

嘴饞了，愛去哈喇泊家門前遊蕩，那是牠們美食的道場，往往會撿着連着筋肉的骨頭。

哈喇泊一家喝湯也就出了名。在萬吉鎮，晚炊時分，你若走進他家院子，沒風的日子也像有風，自屋裏傳出呼呼呼的聲音，偶爾湯匙觸碰瓷碗，這風聲中就多了幾聲清脆的哨音了。

受母親所述故事的影響，火磨年輕時就懼怕成家。父親和未見面的姐姐死於慘案，讓他覺得世事難料，男人有時是保護不了妻兒的。他也因此變得孤僻，獨來獨往，與萬吉鎮的人格格不入，沒一個姑娘看上他。

火磨四十歲時，額頭的皺紋和鬢角的白髮過早出現了，哈喇泊的祖母終於坐不住了，遍尋烏蘇里江流域的媒人，給火磨說親。她跟媒人介紹兒子時，總是一句話：「俺兒除了牙，哪哪都好！」年紀輕輕就沒了牙，媒人總要多問一句為啥，哈喇泊的祖母便講他們家族的故事，聽得媒人唏噓，讚歎火磨是條漢子，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為他尋得佳偶。

火磨四十二歲時，終於娶了媳婦。這人比火磨小八歲，是個啞巴。而最終為他選定這門親的，是火磨的母親。媒人介紹了三個願意嫁給火磨的人：一個是比他小五歲的寡婦，帶着個六歲的兒子；一個是比火磨大三歲的悍婦；還有一個就是模樣周正的啞巴。火磨的母親當然不想兒子一成家就給人當爹，所以雖然那個寡婦善良能幹，她第一個勾掉的就是她。第二個雖是黃花閨女，可她因為家底殷實，好逸惡勞，脾氣暴躁，打遍鄰里，不是善茬，

哈喇泊的祖母可不想讓兒子抱着一個火藥桶過日子，所以她自然不在考慮之列。而火磨話本就不多，若跟啞巴在一起，除了能保持他沉默寡言的天性，還能讓家有持久的安寧。更重要的是，啞巴一口壞牙，能適應他們家喝湯的生活習慣。

火磨娶了啞巴後，最初一年不和媳婦睡一鋪炕。啞巴自是無法說，就是能說的話，也說不出口哇。哈喇泊的祖母察覺後問兒子，你這是嫌棄啞巴？火磨憂心忡忡地說，要是一起睡了，有個一兒半女，遇到大黑河屯那樣的大難，你護衛不了他們咋辦？哈喇泊的祖母氣得心口疼，說那樣的日子不會再有了！她說你不和人家睡，就別讓她過門，這不是讓人守活寡嗎？火磨認真考慮了三天，最後答應和啞巴一起睡。東北光復的第二年，啞巴生下哈喇泊。而哈喇泊的祖母最擔心的，是未來的孫兒會遺傳兒媳的病，也成啞巴。所以兒媳有孕後，她跑遍了附近的寺廟，為她祈福。哈喇泊一降生，聽到他那彷彿能穿透雲層的哭聲，作為祖母的她喜極而泣，因為啞巴的哭通常是嗚咽的，幾乎聽不到。孫兒大名的命名權她給予了兒子，火磨給他取名孟平貴，小名「哈喇泊」則是她給起的，這是蒙古語「海蘭泡」的叫法，以紀念她在大黑河屯的青春歲月和死去的男人和女兒。哈喇泊頂着這個名字，注定要聽祖輩和父輩給他重複的那個故事，所以祖母謝世時，已是壯小夥的哈喇泊，一口牙齒多半為那故事殉葬，在不斷的咬牙切齒聲中，化為齏粉。

哈喇泊家族豁着一口壞牙，僅憑喝湯，他的祖母和父親，竟

都活過八十歲。哈喇泊不像父親，聽了這故事後懼怕有後人，他恰恰相反，覺得兒女多了，萬一遭遇不測，總有人會絕處逢生，留下火種，所以他喜歡往女人堆裏鑽，用不着媒婆，老早就給自己覓得佳人，二十三歲就結婚了，喜得他那啞巴母親，天天張着嘴樂，表達她那無以言說的喜悅。那姑娘是萬吉鎮的下鄉知青，名字叫張雪，哈爾濱人，在小學教書，模樣一般，但她身上的「一黑一白」格外搶眼，黑的是垂在腦後的烏油油的大辮子，白的是滿口雪亮的牙。哈喇泊笑起來時，嘴裏黑洞洞的，像是魔窟，所以她與他成親時，提出的唯一條件是他笑時得抿着嘴。

哈喇泊小學文化，因為萬吉鎮沒有中學，繼續讀書要去外地，而他不能離開家人，尤其是母親。火磨得子後，覺得有了哈喇泊這個果實，足以對母親交代了，再不和啞巴睡一鋪炕。萬吉鎮有個老光棍，覺得有機可乘。哈喇泊的母親去挑水，他搶她的扁擔；她去鏟地，他奪她的鋤頭。萬吉鎮的人見着火磨，會和他開玩笑：「你們家要來長工了！」火磨不以為意，但十一二歲的哈喇泊深以為恥，他舉着鐮刀捍衛父親的權利和母親的尊嚴，威脅光棍漢若再敢碰他母親手裏的工具，就割掉他襠裏的玩意兒！光棍漢說工具又沒長肉，咋就不能碰？哈喇泊說他母親手裏的扁擔和鎬頭，都是父親打製的，隨他父親姓孟，除了親人誰都不能碰。光棍漢嘴上說我還怕你們這些豁牙的？但他再跟蹤啞巴時，總要瞄着哈喇泊是否在左右。

哈喇泊小學畢業後跟父親打過魚，養過蜂，採過藥，他成人

後因為屬於少數民族後裔，政府給他安排了工作，在萬吉鎮小學當工人，每月有工資拿，成為同齡人羨慕的對象。他就兩樣活兒：燒水和敲鐘。不過這兩樣活兒把身子，他開始時很不習慣。他的工作間在水房一角，小屋總是水霧瀰漫，令他昏昏欲睡。所以到了上下課的點兒，他往往因為瞌睡，而錯過了敲鐘。該下課了，他不打鐘，而未到上課時間，他也許因為去廁所解手，順路就把上課鐘敲了，所以師生們對他都不滿意，老師不願多講課，學生自然也不樂意被侵佔休息時間。哈喇泊聽到議論後恍然大悟：原來沒人戀着講台和課桌啊！他開始有意識地提前敲下課鐘，而又把上課鐘延後個兩三分鐘，師生們果然說他好話了，見了他都說孟師傅好，但他們說過後趕緊溜掉，生怕哈喇泊笑，一個沒牙的人樂起來，就像張開了血盆大口，實在可怕。

哈喇泊是供銷社的常客。那時祖母已過世，他買香煙和水果罐頭孝敬父母，還給學生買糖，招徠他們聽他講家族故事。除此之外，每到烏蘇里江通航時節，航標船停靠在萬吉鎮時，哈喇泊總要省下錢來，給航標工買好吃的。自家不捨得吃的豬肉罐頭、剛打上的魚，他都送過去。他對在國境線上作業的航標工有種崇拜心理，認為他們比自己敲鐘偉大。所以他成了烏蘇里江萬吉鎮段義務的航標維護工。有農人放羊圖方便，把羊拴在岸標的標樁上，他巡查到了，會解開繩索，把羊牽回主人家，說這是拴的羊，你要是拴牛馬這種大牲口，它們蠻力十足，萬一把岸標扯斷，那昭示咱領土的標記就沒了，可了不得啊！有時不是人為因素損

及岸標，比如麻雀在上面做窩了，他就嘟囔着岸標又不是樹，沒一片葉子能給你們遮風擋雨，在這做窩不是傻嗎？哈喇泊給鳥挪窩。而每年開江之後，冰排流空，航標船的人開始設置浮標、安裝標燈時，他的星期天就是和航標工一起度過了，幫他們打個下手，航標船的人都很喜歡哈喇泊。他們犒勞哈喇泊的方式是煮一鍋濃湯，與他一起熱火朝天地喝頓湯，再聽他講一遍那個令人切齒的故事，雖說他們聽過多遍了。

哈喇泊結婚後，不像從前見着可愛的姑娘愛上前搭訕，他怕媳婦張雪吃醋。他們在同一單位工作，哈喇泊的工資她習慣一併領了，由她支配。開始時哈喇泊不以為意，但後來他每次買東西朝她要錢費勁，再到發工資的日子，他就早早去財務室候着。他和張雪常因錢拌嘴，她說拿錢給公婆買東西天經地義，可給航標船的人買吃的，純屬傻瓜，那些人都有工資，在野外作業又有補助，哪用得着你貼補？還有張雪不滿意哈喇泊在水房給學生講故事，他買了糖果藏起來，誰聽他故事，他就發一顆糖。而那故事講了千百遍，誰都知道，小孩子想糖吃時就去騙他，說想聽故事了，他不厭其煩地講，學生們虛張聲勢地做出痛恨的表情，罵慘案製造者，比賽着磨牙。而誰的牙咬得狠，哈喇泊就多給誰一顆糖。因為這，他有時也會誤了敲鐘，校方警告過他不止一次。

我打了個哈欠，講故事的女人立刻警覺起來，說你嫌這故事長了？我趕緊解釋說我犯煙癮了，她倒了一盅酒乾掉，夾了兩隻江蝦塞進嘴裏，說那你趕緊熏個臘肉嘛！我剛想問她怎知我和麥

小芽的吸煙「密語」，她接着講故事了。

我點燃一支煙，煙霧讓擺渡人的臉蒙上了一層面紗，我看不清她的臉，但她的聲音依然清晰入耳。

哈喇泊和張雪在一起過了八九年吧，始終沒有孩子，這急壞了哈喇泊，他想要一堆孩子的夢想正在一天天破滅。據說張雪每次月經來潮，哈喇泊都很難過，嘟囔他的種子打了水漂，把酒當湯連喝三碗，大醉一場。不過他並不泄氣，再到張雪的排卵期，他依然熱情洋溢地播撒種子，渴望它們萌芽。萬吉鎮有女人偷聽到哈喇泊跟張雪說，你不能生，俺找一個女的偷着生了，咱當親生的養活咋樣？張雪說那她就吊死在學校的鐘旁，他就敲着她的屍首過下半生吧，嚇得哈喇泊再也不敢提養私生子的事情。

後來張雪在知青返城的浪潮中回哈爾濱了，哈喇泊自知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了，主動提出離婚。張雪覺得自己沒給哈喇泊留下一兒半女，對不起他，願意離婚，說是離開她後，哈喇泊可找個能生養的女人，不然老了進棺材，墳前都沒個燒紙錢的後人。

他們告別的故事在萬吉鎮廣為流傳，那是晚秋時令，幾場霜後，田野一派荒蕪。張雪那天先是起早給兩個女人上墳，一個是哈喇泊的祖母，一個是剛去世的婆婆。她並不喜歡哈喇泊的祖母，覺得她的故事害了哈喇泊。但她喜歡不能開口說話的婆婆，張雪未能生養，婆婆直到生命最後一息，一直用溫柔的眼神待她。張雪採了一枝傲霜的野菊獻給婆婆時，一隻蘇雀飛過墳頭，留下喳喳的叫聲，彷彿婆婆開口說話了。上完墳回到鎮子，張雪

又去看公公，把自己做的一薄一厚兩條棉褲帶給他。火磨獨居，垂垂老矣，每天除了喝湯就是曬太陽。他還愛講那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，但人們都聽絮煩了，他沒處講了，就嘟嘟囔囔地說給自己聽。兒子離婚了，他倒高興，說是哈喇泊遭遇不測時，犧牲自己就是了，沒有牽絆。所以在婆婆的葬禮上，公公沒有悲傷，好像老婆死在他前面，對他是解脫。火磨唯一惆悵的是，媳婦死了，兒媳走了，以後誰給他做棉褲呢？但他想這歲數了，也穿不了幾條新棉褲了。張雪看完公公回到家，用精心備好的豬骨、牛尾、雞胸和白魚，花了七八個小時，為哈喇泊煲了一鍋濃湯，然後穿上大紅緞子襖，好好打扮了一番。據說她和哈喇泊喝了三斤燒酒，月亮升起後，他們手拉着手，醉醺醺地去學校操場散步。張雪搖晃着走到鐵鑄的鐘旁，說是月亮要是能當鐘槌就好了，到點兒了讓它來打鐘，哈喇泊能省力氣不說，還不會誤點兒。哈喇泊聽後感動得蹲在地上嗚嗚哭了，說是捨不得她了。張雪見哈喇泊如此難過，覺得自己不犧牲點甚麼，就辜負了哈喇泊的真情，她把嘴張大，用牙齒撞鐘，生生折損了兩顆大門牙、上顎一顆尖牙及下顎兩顆切牙，有的牙還沒完全脫離牙床，死守根據地，她生拉硬拽地讓它們「出列」，弄得下巴鮮血淋淋。她把這五顆連着肉的牙齒，放在哈喇泊掌心時，哈喇泊叫道：「還是給我留下了骨肉哇——」哭得地動山搖的，驚醒了不少住在學校旁邊的人。

擺渡人說，一個有情有義的男人得着這樣的紀念物，能忘了他的女人嗎？張雪回哈爾濱一年後，嫁了個死了老婆的啤酒廠工

人，兩年後生下一個男孩。萬吉鎮的人知曉後，愛拿哈喇泊開玩笑，說同樣一片地，咋人家的種子就能發芽呢？哈喇泊說可能施肥的肥不一樣吧，大家就笑。為了證明自己也有實力吧，哈喇泊很快娶了個比自己大五歲的離異者，她育有一子，判給前夫了。哈喇泊心想這是個下過蛋的雞，挪個窩再給自己下一個而已，所以對她滿懷信心。而這個女子也巴望着再生一個，因為前夫不許她看望兒子。但三四年過去，她的肚子不見隆起，反而癟了下去，她吃不下飯，睡不好覺，臉色灰黃，瘦成一把骨頭，去城裏醫院一檢查，子宮癌已到晚期。第二個老婆死後，父親火磨也死了，哈喇泊心灰意冷了好幾年，才娶第三個老婆。她比哈喇泊小一旬，是媒婆介紹過來的外鄉人，模樣不錯，就是患有癔症，一發作起來人事不知，有時哈喇泊正準備去打鐘，會被匆匆趕來的人給喊走，說你老婆發癔症了，倒在大道上抽搐呢，還不去看看！他就撇下鐘槌，一路快跑過去。這女人是個黃花閨女，跟他過了四年，也沒懷孕，哈喇泊對她便有火氣，時常找碴罵她。這女人不發病時溫順安靜，持家能力也強，哈喇泊罵她，她雖不高興，卻也能忍，但哈喇泊有一天對她動了手，她終於提出不過了。說挨罵倒也罷了，捱打的日子卻是一天都不能過！哈喇泊不想離，她就用紙盒做了塊牌子，寫上「哈喇泊打我」，坐在學校鐘架下示威，引來師生圍觀，哈喇泊不敢來打鐘了，只得同意離婚。最打擊哈喇泊的是，這女人離婚一年後嫁給鄰村一個養奶牛的，又過一年生下一個胖小子，癔症也不怎麼發作了，哈喇泊痛苦極了，